

後漢書

列傳

卅八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園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擄其後羌
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名
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
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
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
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
齊人故江湖之入群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

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
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
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
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
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
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屯列坐食之兵
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
土地山谷皆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條患下可
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閒梁太
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
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
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畜貨聚
馬戲譎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
客交錯其閒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
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轔

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

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
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

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

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雅曰旱魃為虐
如焚如旱神也大

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

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

無狀者謂無善狀

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

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

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

尊可也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

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

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

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

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

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

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

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

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忠牖之外臣誠知阿諛

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

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

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列
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
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
閒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
亂郡縣中即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
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
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
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史郭閔留兵不進下
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障也一日痺

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
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
令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
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
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
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
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今涇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

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

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

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

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

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

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

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

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

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

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

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

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悉

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沉

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

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

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

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

文降以文薄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頌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

也非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

也南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

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歆曰按文幸蒙威

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警首輒移書營

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

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

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謖謖故恥以

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

輩敗將也前踐列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

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

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

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

謗讟云臣私報諸荒謝其錢貨離也猶若臣以

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

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武帝賜呼韓邪單于待鎮烏孫以公主以江

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

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

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車有五

勳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車之日多載珍寶封印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

完全便入權門

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

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

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擬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

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

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

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

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

編將作大匠也

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車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

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

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

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

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

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

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一除

內嬖無德而寵曰嬖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

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

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

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

膺王暢孔翊繫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虛賢傷善

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

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

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

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

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卒七十一所著賦
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
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

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
于祿見賢則委位故于祿不爲貪而委位不
求讓纒已不疑伐而讓入無懼情故能功成
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

永列晉昌縣東北也○劉分曰注今父惇爲

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

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

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

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

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

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濞伯德等七千餘

入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
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
頭爭止之矣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
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者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
羌諸豪遂相率與矣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
感矣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鑠
八枚矣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鑠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

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

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羌性貪而貴吏清

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矣正身

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即將休屠各屠音

直於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本五原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

欲亡去矣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

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勒屠各渴

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
免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
誅免以故吏免官禁錮免與皇甫規友善免
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
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
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
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
悉殺之免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
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開幽

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免去其
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
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
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
詎於是上郡沉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
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免爲
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列及
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
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
日烏桓校尉屯上谷兼察刺史立千石能

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免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免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葭裊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螿音必脅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董阜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免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唯免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免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免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免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盤闌板也又大風雨雪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免

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九風

天之號令所以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謹告人君者也

中配龍騰蟄日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

散與虹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朝同也

則凝精為電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

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

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

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

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書恐王葬周公於

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

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又兮生天

子深納免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

帝不得自從轉免太常與尚書劉猛刀韙衛

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

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免等皆自囚廷尉

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同隸校尉王

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
憚莫不許諾唯免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
黨罪禁錮歸田里免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
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免歸
敦煌將害之免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
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列郡河南
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足下仁篤照其
所以與屈於類稱曰列將焉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
白而列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

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免生死所能報
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入丘山之用此淳
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千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絛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
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誠如言必見譏然猶未能
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日新序文

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
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
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
骨又况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燕昭王
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他國之亂之
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而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
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
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
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
今至矣不出甚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
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資於隗者乎於
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
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黨同

文昭之德豈不天哉

寘音館 朗反

凡人之情冤則

呼天窮則叩心

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

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為人所企心東望無所復心頰雖剛猛省書

吞嚙也

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

或徙免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

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

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為
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
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也。不
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塵也。通塞
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寵，朝
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
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
千箔，珠襦三重，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
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
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

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揚王孫死，誠其子
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

去其囊，以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

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

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

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
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微

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

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卜

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腹草書為也。芝及弟

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昶為武
威太守，其妻懷孕，昶帶兔印綬，登樓而歌，評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獲既
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
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
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官者鄭衆封暴

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

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

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

斷忠烈與曹節等矯制使率五雖恨毒在

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

啜泣貌也音知多反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

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

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熲少便習弓馬尚遊

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

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

百石所在能政劉歆曰按文單言能政遷

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求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頰。漢官儀曰：頰，字公孫，華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

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

并兵晨奔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
盡虜亦引退頽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
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
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凡千六百人燒當種
九十餘口詣頽降○劉放曰案燒當一種不
降亦不足記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
今蘭州當當作千字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
今蘭州東道縣頽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
種園允街允音鈺街音階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斬

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沉氏隴西牢姐烏吾
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列頽將湟中義從討之
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
進稽固稽
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
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
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
關訟頽以千數朝廷知頽為郭閔所誣詔問
其狀頽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
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

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入廬舍
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為護羌
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又力枚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
詣頰降當前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
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
人夏進軍擊當前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
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

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閒自
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
閒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
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
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前諸種復反合
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
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
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
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

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
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先零東
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
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
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
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
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

子野心難以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

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

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又亂并涼累侵三輔

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

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

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

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

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

億無慮都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

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末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末初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

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末寧無期臣庶

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

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

原州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感頰衆

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按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利刃

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

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

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

牛馬羊二十八萬頭特竇太后臨朝下詔曰

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涉

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

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于牒連尺積俘

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

魂東觀記曰太右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莞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

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

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莞將軍夏頰復追莞

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頰傳尋聞虜

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

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

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

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

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鮮水名在甘州張掖

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放

奪其水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

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弃

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重繭繭足下揚也准

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臉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

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
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
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
未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
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
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詐飾潤
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言羌一
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

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
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
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
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
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
卜有事於山川
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天欲備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
勤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
占天心不爲災傷也占候下察人事衆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師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宮縣邑更相通屬劉放曰宮縣邑按文宮

也故官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

衄案免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誕辭

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亮零作寇趙充

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再羌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始服終叛

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識之士以

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

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

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

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見殖殖生也左傳曰為

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

億今滴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制

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

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
兵勢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
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
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
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
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
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
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

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

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

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

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

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

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

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

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

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荒悉平凡
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
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
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
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
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
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太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

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

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

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珣董騰等增

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

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

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

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

頽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
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頽功靈帝詔頽妻子還
本郡初頽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
京師繼為涼列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漢偶也前書班固

出相山西出牀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驂糾結塵

在河潼潼谷名谷有水規免審策亟遏蹶肉

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馬懸鋒紛

紘騰突谷靜山空軍至我於中轉棒金吾

皇甫規張奐段熲列傳第五十五

王師道校正

陳蕃王允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竒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

別駕從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按尉行部奉引摠錄衆事

以諫爭不

合投傳而去

投弁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

後公府辟舉方

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

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李名千乘和帝更名也

時李膺為

青列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

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狄反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

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

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

埏隧今入墓道

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

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

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人

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

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以

其易黷故也

黷媿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况乃寢

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

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

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

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
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
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
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
人其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
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
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
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
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
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
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
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
妻鄉人畢至唯許予將不往日徵為尚書令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
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
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
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
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
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
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
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
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
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

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
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
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
可貲計也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
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
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
充之武土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
諸侯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
休注云時僖公為齊
桓所脅以齊媵為嬀楚女廢居
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
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

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
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劉放曰
今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
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使寢責誅
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
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
今汝列梁縣西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
也

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

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

謨曰無教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

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

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

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

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

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
 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
 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
 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
 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為周鄉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虐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書奏不納自蕃為
 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

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

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
 兼姿劉放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弛刑徒李膺
 帝不許中常侍蘓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

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
 反李河南尹李膺皆必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

反李河南尹李膺皆必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

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
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
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
郡太守劉瓚成瑁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劉放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
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
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蕃與
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瑁超浮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

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

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春秋於魯小

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

門譏其奢也故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

日小惡必書也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

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刻侯繼承天

位言桓帝以蠶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

恥愧失其先業沉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

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

忠戰五人與翼同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

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

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悒悒說文曰

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

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

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

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

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

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

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朝因見之為傲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者盡出血文帝使使
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潮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
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
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

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

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

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

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

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

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

至抵罪劉放曰按文吏當作吏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謹也猶以蕃

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博州縣

也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

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

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由此言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前書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
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
稷以忠忤旨橫加考察或禁錮閉隔或死徙
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
書阮儒何以為異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
諸生好古或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
下不從所以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
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温處凡實
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
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
之以土皆歷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處
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
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
表問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今陛
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德夫讒
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
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
口以喻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
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入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尚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甬湯罪已，其咎也。勃焉，紮紮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

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

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忍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同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

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統理之，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故也。傳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表盜曰：主在與在，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

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

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

大雅所歎，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

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

本朝，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立印，曰：夫士亦華髮墮

顛而後可，用見新序。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

上疏讓曰：使者即臣，盧授南陽鄉侯印綬，中

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

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子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恐禍及之也。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

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踴躍道路，諂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昉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婕妤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方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蘓康管霸並伏

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特出與蕃相許。逆

也。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貨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入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徒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作免，禁錮蕃友。

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

銍縣屬沛郡

聞而奔宮哭

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

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

劉放曰：按授當作受。

誓死不

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列從事，奏濟陰

太守單匡減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

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

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

抗論悖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吏同
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首義云衡平也言一人齊也終取滅亡
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連避
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
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
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及遭
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
望之業矣懍懍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
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開數公

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

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

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

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緣譖訴桓

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
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
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
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
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
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允爲侍御史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
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
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

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
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
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
忿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
赦還復刺史旬日閒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
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
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
量幸爲深計深計謂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
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

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
東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
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
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怨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

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列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

匪音五解反，毗音士解反，前書曰：原允懼不涉，好殺，匪毗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開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

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冀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

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

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

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杖正持重不猶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
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
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
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放日
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
案文多關東二字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
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
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

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
擊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
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
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
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
戶邊鏤中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
天子制也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

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

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葬。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察郡中，有事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勦鄰界。

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
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宋翼豎儒不
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
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
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
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
三百戶上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
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

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
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
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
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
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
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
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
史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
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
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箭安泰也而終不以猜
忤為覺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
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閒不為狙詐及其
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網入謀雖緝幽運未

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

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日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頽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

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謀卓為工被殺

為拙也

陳蕃王允列傳第五十六

王師道校正

王 雙 林 五

朝 卷 五 次 陽 縣 卷 五 下 六

陽 縣

天 道 無 形 無 聲 無 色 無 味 無 質 無 形 無 聲 無 色 無 味 無 質

無 形 無 聲 無 色 無 味 無 質 無 形 無 聲 無 色 無 味 無 質

